



长编动车组列车驶过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2021年6月18日摄)。新华社发 穆志鹏 摄

穿越“三山”环绕“两盆”——新疆交通立体扫描

新华社乌鲁木齐6月8日电(记者关悄悄、刘红霞、郝玉)仲夏时节,祖国西北,从帕米尔高原和塔克拉玛干沙漠接连传来好消息:全球首条环沙漠铁路线补齐“最后一公里”;第三条贯通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公路建成;“云端上的县城”塔什库尔干,新疆首座高高原机场投运在即……

“三山夹两盆”的独特地形,造就了新疆姿态万千的壮美风光,但也一定程度制约了当地交通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天山南北交通立体提速,纵横成网,新疆快步进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历史进程。

告别“驴行缓进” 驶入“高速快进”

6月5日早上9点37分,一趟D8802次动车从乌鲁木齐高铁站驶出。不到3小时,列车抵达新疆“东大门”哈密。早上刚在乌鲁木齐喝过奶茶,中午就能在哈密吃上羊肉焖饼。

“以前我们去哈密要坐一晚上的客车,现在太快了!”因工作需要时常往返乌鲁木齐、哈密两地的旅客常在欣说。

600多公里外,中哈边境,霍尔果斯口岸,大约每一个半小时,就有一辆中欧班列西出国门。这支贯穿欧亚大陆的“钢铁驼队”,已成为全球产业链“大动脉”和疫情防控“生命线”。

这只是新疆交通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三山两盆”之间,交通网络越织越密。

自中欧(中亚)班列开行以来,新疆霍尔果斯、阿拉山口两大口岸已累计通行进出境班列超过5万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显著增长。其中,仅2020年、2021年,霍尔果斯口岸共计监管中欧班列11386列,与2018年和2019年相比,增长108.6%。

“党的十八大以来,是新疆交通建设历史上投资规模最大、发展速度最快、建设质量稳步提高的最好时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仅‘十三五’期间,新疆交通固定资产投资额就超过之前60年的总和。”

这些年,新疆公路环绕并穿越准噶尔和塔里木两大盆地,形成东联甘肃、青海,南接西藏,西出中亚、西亚各国,北达蒙古国的干线公路交通网。

昭苏天马机场、于田万方机场、莎车机场……越来越多“空中巴士”,让相隔千里的城市成为“近邻”。近10年来,新疆每10万平方公里民用运输机场数量由0.96个提高到1.51个,民用机场总量达23个,是我国机场数量最多的省份。

兰新高铁、格库(格尔木—库尔勒)铁路相继建成……新疆逐渐形成以兰新铁路和兰新高铁为主通道、临河至哈密

铁路为北通道、格库铁路为南通道的“一主两辅”铁路构架。截至2021年底,新疆铁路营运里程达8151公里。

如今,驴车慢行的历史,已渐行渐远,“疆内环起来,进出疆快起来”的愿望,正成为现实。

架“天梯”穿大漠 拼出一张交通网

在新疆,1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山高路远,建机场、修公路、筑铁路,十分不易。

2020年底通车运营的格库铁路,途经绿洲、沙漠、戈壁、高原、山脉等多种地貌,是我国一次建设高差最大的铁路之一,最高海拔差超过2500米,如同一架“天梯”连接“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与青藏高原。

铁路建设从一开始的勘察阶段就艰难重重。中铁一院集团新疆铁道勘察设计院格库铁路控测项目部派出一支14人的队伍,从青海茫崖徒步向无人区阿尔金山进发,沿着米兰河,向新疆一侧的沟口进行了3次穿越。

“最多时一天蹚了50多回河,尽管是夏季,大家腿部都有大大小小的冻疮。”队长王福强说,他们在沿线迅速布点,准确勘测海拔,为格库铁路最终确定线路提供了重要数据。

相较于格库铁路,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铁路最后一块“拼图”和若铁路,同样历经艰难才得以建成。

“我们不怕冷不怕热,就怕风沙,六级以上就不能施工了,黑沙暴一来,可能几天都白干了。”蹲在沙丘上,新疆和若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王尽忠告诉记者,为了不耽误工程进度,团队一边用详尽的沙尘暴日记排开工期,一边探索创新施工方式,最大限度减少风沙影响。

采用装配式桥墩,既解决沙漠缺水难题,也减轻风沙对施工影响;将绿色环保理念贯穿到铁路建设全过程,实现风沙防护工程与铁路建设同步推进,让绵延300公里的“绿色走廊”成为防风治沙天然屏障……

“1982年刚参加工作时,新疆铁路总运营里程只有1500多公里,标准也很低,现在超过8000公里,迈入高铁时代。”年近60岁的王尽忠,参与和主持修建了南疆地区的多条铁路,见证了这片土地日新月异的发展。

“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脚下,海拔3252米的新疆首个高高原机场塔什库尔干红其拉甫机场投运在即。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针对海拔高、气候条件恶劣等现实条件,建设团队采用沥青复合封层技术,以避免“动水、冻水”对跑道水稳

层的破坏,提高道面使用寿命,这在国内高高原机场建设中还是首次。

疆道“难”,不再“远”。纵贯天山、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飞越帕米尔高原……在无数奋斗者接续努力下,一条条公路、铁路、航线在广袤疆域开枝散叶。

促发展惠民生 通新路畅心怀

4月下旬,昭苏天马机场通航。3天后,巴音布鲁克机场破土动工。沙漠深处,数十台推土机把高耸的沙丘推平成路基,机器轰鸣,场景壮观。

天山南北,交通建设节奏“拉满”。随着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接连落地,新疆越来越“快”了。

2021年4月30日傍晚,距离乌鲁木齐约1500公里的和田县拉依喀乡,一名7岁男孩手臂不慎被拖拉机绞断,一场生命接力迅即展开:晚上10点10分,拉依喀乡至和田县人民医院的公路开辟了“绿色通道”;11点54分,即将起飞的当天最后一班飞机滑回廊桥、接上男孩;凌晨1点36分,飞机抵达乌鲁木齐;3点14分,手术开始……孩子赶在“黄金8小时”内进行了接臂手术。

高速快进的同时,也保留着温情的慢行。

穿越天山山脉,行驶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和田玉龙号”公益性慢火车像绿色“长龙”穿行戈壁大漠,全程1960公里,历时32小时40分,将乌鲁木齐与和田玉的故乡紧密相连。

“66个停靠站点,平均每30分钟停一次,沿线一些小站只有一两个乘客,但这些‘一个人的车站’被保留了下来。”列车长格拉提汗说,从和田到喀什近500公里,硬座只要53元,这是许多南疆百姓的出行首选。

走亲访友,或是远方求学,“小绿皮”成为连接南北疆的“便民车”,也是沿线百姓的“致富车”。作为“和田玉龙号”常客,阿不里米提·亚森总是带着自家特色饕赶“巴扎”(集市),一趟车可以卖200多个饕,收入1000元。

帕米尔高原上,网红公路“盘龙古道”边,竖立着启迪人生的路牌:“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这条30多公里、连通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瓦恰乡与外界的公路,以600多个S弯、U形弯及1000多米的海拔落差,吸引着全国游客打卡。

人来了,长期沉寂的边陲小城逐渐活了起来、火了起来。如今,越来越多的路通往神秘的湖泊、金色的胡杨林,连起片片绿洲,串起城市村落……

路,是人走出来的,也让人走得更远。新时代,天山南北立体提速,新疆高质量发展的道路正越走越宽。

小小樱桃“红透”南疆县城

新华社乌鲁木齐6月8日电(记者房俊伟、杜刚)“黑珍珠”樱桃宛如黑亮深邃的眼眸,“瑞德”樱桃俨然一个个小红灯笼,“彩玉”樱桃则像玛瑙珠子一般光洁温润……仲夏时节,新疆喀什群“樱”会举办之际,莎车县米夏镇夏玛勒巴格村的樱桃园里,各品种樱桃的果实早已攀上枝头,点缀在郁郁葱葱的果树上。

这次展销活动吸引了40家樱桃产品加工、销售企业。莎车县昌隆农业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崔予军聊起自家的樱桃如数家珍。“我们露天种植的樱桃有200亩,还有128座大棚,共16个品种,今年产出10吨樱桃。”他边说边拿出“布鲁克斯”樱桃招呼参观者们品尝。

“莎车樱桃就是甜!”来自广东的水果批发商尹致超啧啧称赞。

新疆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研究员龚鹏介绍,莎车县纬度适中,年积温高,适合樱桃果树生长。

“自2003年莎车县引入首个甜樱桃品种以来,全县甜樱桃种植面积目前已达4.8万亩。”龚鹏说,“米夏镇尤为典型,亩产量最高可达800公斤,亩产效益为2.4万元至4万元。”

2010年,夏玛勒巴格村成立樱桃农民专业合作社,从最初的8户7亩地发展到如今的58户1200亩地。负责人吐尔洪·艾合买提从5月上旬开始,帮助客商与村民对接。“今年截至目前已销售400吨樱桃,每亩收入将近2万元。”他说。

规模逐渐扩大的樱桃园吸引众多游客观光游玩。“去年我们一共接待游客70多万人次,今年游客数量预计超过90万人次。”吐尔洪·艾合买提说。

除种植樱桃外,许多农民开始从事餐饮、民宿、娱乐等相关行业。吐尔洪·艾合买提说,夏玛勒巴格村目前开设了13家农家乐,设有26个固定摊位,全部由村民经营。

夏玛勒巴格村一家音乐餐厅的经理努尔丁·买买提告诉记者,每年5月到8月是旅游旺季,餐厅每天接待两三百人用餐,营业额可达万元。“周末和节假日甚至需要等位。”他说。

如今,莎车县的樱桃产业以夏玛勒巴格村为中心,辐射周边7个乡镇、33个村。米夏镇托尔其村的村民左热·托合提说:“我家种了3亩樱桃,加上承包的30亩樱桃林,我和丈夫每年纯收入超过20万元。”

一条集种植、采摘、冷藏、储运、采摘旅游等为一体的樱桃全产业链已在莎车县形成,2.2万种植户得以增收致富,3万人依托樱桃产业实现就业。目前,喀什地区樱桃种植面积6.8万亩,挂果面积3.1万亩,年产量1.6万吨。根据地区樱桃产业规划,喀什将在储运保鲜、冷链物流、精深加工等方面出台相关举措,打造全国最大的优质樱桃产区。

青海湖将迎来“国家公园时代”

新华社西宁6月7日电(记者吕雪莉、李琳海)碧波荡漾的青海湖将迎来“国家公园时代”。记者7日从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了解到,国家公园管理局已批复同意青海省开展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工作,这标志着青海湖国家公园进入创建实施阶段。

青海湖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是中国最大、亚洲第七大湖泊,2021年水体面积达4625.6平方公里。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高静宇介绍,青海湖流域是维护青藏高原东北部生态安全和我西部大环境生态平衡的重要水体;是控制西部荒漠化向东蔓延、保障东部农业区生态安全的天然屏障;是高原生物基因库,国际候鸟迁徙通道重要节点;是我国内流区完整水循环水生态过程的典型区域,形成了特有的“草—河—湖—鱼—鸟”共生生态链,极具国家代表性。

近年来,随着生态保护和治理力度不断加大,青海湖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快速恢复。目前,青海湖栖息水鸟97种57.1万只,成为中国候鸟繁殖数量最多、种群最为集中的繁殖地。青海湖裸鲤资源量已恢复至10.85万吨,青海湖旗舰物种普氏原羚种群数量超过2800只。

高静宇说,创建青海湖国家公园,对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打造青藏高原生态文明高地至关重要、意义重大。他表示,将按照国家公园管理局回函要求,抓紧推进开展本底调查、科学确定边界范围和管控分区、推进体制机制建设等八个方面重点工作任务,加快推进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进程,力争在2024年完成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工作。